

# CdS 形貌工程在光催化制氢中的研究进展

## 洪雨杰 张凤英

西南石油大学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成都 610500

摘 要:为应对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,光催化制氢技术因其零碳排放特性备受关注。硫化镉(CdS)凭借窄带隙(~2.4 eV)和强可见光吸收能力成为理想催化剂,但其光生载流子复合率高和光腐蚀问题限制了应用。形貌工程通过设计不同维 度结构(零维量子点、一维纳米棒、二维纳米片及三维分级体系)优化 CdS 的光吸收、电荷分离与表面反应活性。本文总 结了不同维度 CdS 材料的结构特性及其在光催化制氢中的性能表现,重点探讨了形貌调控对光催化机制的影响,并展望了 未来通过多维度复合与界面设计进一步提升 CdS 光催化效率的潜力。

关键词: CdS; 光催化制氢; 形貌工程

## 1. 引言

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了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,开 发清洁、可再生的能源替代品迫在眉睫。氢能因其高效、清 洁且可再生的特性脱颖而出,被视为未来能源体系的核心组 成部分。但目前氢气的生产主要依赖于依赖化石燃料,这些 方法不仅能耗高,还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。因此,开发绿色、 高效的制氢技术成为当务之急。半导体光催化制氢技术因其 利用太阳能直接分解水产生氢气而备受关注。这种技术不仅 能够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,还能实现零碳排放,具有显著 的环境和经济效益<sup>[1,2]</sup>。

在众多半导体光催化剂中,CdS光催化剂凭借其独特的 光学和电学特性,在光催化制氢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,但其 性能提升仍面临诸多挑战。鉴于CdS的晶体结构和光催化 机理对其性能的直接影响,形貌工程通过调控材料的维度与 微观结构,能够有效优化光吸收、电荷分离及表面反应活性。 本文将从不同维度的CdS材料出发,系统探讨形貌设计对 光催化制氢性能的影响机制。

#### 2.CdS 的基本性质及光催化机理

CdS 主要有立方闪锌矿型和六方纤锌矿型两种晶体结构,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CdS4 四面体的排列方式上。通常情况下,六方纤锌矿型 CdS 的催化活性要优于立方闪锌 矿型。这是因为六方纤锌矿型中 CdS4 四面体发生畸变,能 够诱导产生内建电场,而且其光生载流子的有效质量更小, 有助于光生载流子的分离、迁移和扩散。另外,研究发现六 方纤锌矿型 CdS 的结晶度比立方型更高,因此它成为研究 人员合成 CdS 时的优先选择。六方纤锌矿型 CdS 的制备方 法多样,既可以通过高温(>300℃)合成,也能采用低温 (<200℃)水热/溶剂热法来获得。此外,还能将立方型 CdS 进行高温煅烧转化为六方纤锌矿型。值得注意的是, CdS 的晶体结构与形貌(如纳米片或空心球)密切相关。 半导体光催化制氢包含光激发、载流子迁移和表面反应三 阶段。光激发时半导体吸收光子,电子跃迁至导带形成电 子 - 空穴对;迁移过程中载流子易复合形成效率瓶颈;表 面反应阶段,光生电子将水还原产氢,空穴参与氧化反应。 该过程通过分离电荷驱动氧化还原反应,实现太阳能向氢能 的转化<sup>[3]</sup>。

## 3. 不同形貌 CdS 在光催化制氢中的应用

#### 3.1 零维结构

零维 CdS 纳米材料(如量子点、纳米颗粒)因其量子 限域效应和高比表面积,在光催化制氢中展现出独特优势。 量子点(QDs)的尺寸通常小于 10 nm,其带隙可通过尺寸 调控实现精准优化。例如,Xiang 等<sup>[4]</sup>制备 3.5 nm CdS 量子 点,其零维特性(高比表/小尺寸)强化载流子分离。原位 负载原子级 Pt 后,光生电子转移至 Pt 仅需 1.7 ps,使 Pt-CdS QDs 产氢速率达 2.12 mmol h<sup>-1</sup>g<sup>-1</sup>(纯 CdS 的 70 倍)。 量子点表面能高虽引发团聚与光腐蚀,但其尺寸效应与界 面优化仍凸显对电荷分离及助催化剂锚定的关键提升作用。 Kaur 等<sup>[5]</sup>构筑 0D/1D SnS@CdS 异质结,4 nm CdS 量子点凭 借量子限域效应(带隙 2.75 eV)显著拓宽光吸收(450 nm 峰),其高比表面促进 SnS 纳米棒界面锚定。PL 显示异质 结中 CdS 发光强度骤降且寿命缩短至 1.5 ns, 证实空穴以 0.15 ps 超快转移至 SnS, 同时电子离域抑制复合。TA 光谱揭示 量子点通过尺寸效应精准调控能带匹配与界面动力学, 使电荷分离效率提升 4 倍, 凸显量子点对光生载流子分离的决定 性作用。

3.2 一维结构

一维 CdS 纳米棒通过轴向量子限域效应和径向体相传 输特性,为载流子提供了定向迁移路径。像 Guo 等<sup>[6]</sup>通 过一步溶剂热法成功制备了钼掺杂硫化镉纳米棒(Mo-CdS NRs),利用四硫代钼酸铵同时作为硫和钼源,实现了 Mo4+ 对 Cd2+ 的晶格替代。结构表征显示,掺杂后纳米棒 尺寸显著减小至 0.2-0.5 μm(长度)和 20 nm(直径),且 晶格参数收缩(如(002)晶面间距 0.340 nm),表明 Mo 的 引入引起晶格压缩。Han等<sup>[7]</sup>通过水热和离子交换法合成 一维硒掺杂 CdS 纳米线(CSS NWs),其轴向结构加速载流 子迁移并抑制复合。以纳米线为基底垂直生长 MoSe2 纳米 片构建异质结,优化后的 20-M2S/CSS 复合材料在可见光下 产氢速率达 47.3 mmol h<sup>-1</sup>g<sup>-1</sup>(纯 CdS 的 12.9 倍),AQE 达 46%。一维纳米线通过定向电荷传输显著提升载流子分离效 率,凸显其在光催化体系中的结构优势。

3.3 二维结构

二维 CdS 纳米片 (厚度 <5 nm) 凭借超短载流子迁移路 径和丰富的表面活性位点,成为高效光催化剂的理想候选。 Cheng 等<sup>[8]</sup>开发了一种一步固相合成方法,成功制备了二维 超薄 CdS 纳米片,并将其应用于可见光驱动的光催化制氢。 实验数据显示,这种二维超薄 CdS 纳米片在光催化制氢中 表现出优异的性能:产氢速率达到了 149.67 μ mol h<sup>-1</sup>, 450 nm 处的表观量子效率高达 36.7%。这种高性能主要归因于 二维纳米片的结构优势,如高比表面积、丰富的活性吸附位 点以及超薄厚度带来的短界面传输距离,这些特性显著促进 了光生载流子的分离与传输,同时有效抑制了光腐蚀现象。 Zou 等<sup>[9]</sup>利用超薄 CdS 纳米片(厚度 2.5 nm)的二维结构优 势,其平面特性显著加速载流子迁移并抑制复合,同时暴露 丰富活性位点提升光吸收。通过负载 NiS2 助催化剂,实现 光催化制氢与胺类氧化协同反应,产氢表观量子效率(AQE) 达 54.7% (420 nm), 较纯 CdS 提升显著。二维结构不仅增 强电荷分离效率,还为助催化剂均匀负载提供理想基底,在 循环测试中保持高稳定性,突显其在多功能光催化中的结构

优势。

## 3.4 三维结构

三维 CdS 分级结构通过多重光散射效应和层级孔隙设 计,显著增强了光吸收与传质效率。Tang 等<sup>[10]</sup>利用多孔碳 空心球(C-HS)作为模板,通过水热法制备了碳@硫化镉 复合空心球(C@CdS-HS),显著提升了光催化产氢性能。 C-HS 的多孔结构增加了比表面积和活性位点,其良好的导 电性和光热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光生载流子的分离和传输,加 速了产氢反应。C-HS与Pt的协同作用使C@CdS-HS在模 拟太阳光下的产氢速率高达 20.9 mmol·g-1·h-1, 420 nm 处的表观量子效率为15.3%。该研究为开发高性能光催化材 料提供了新思路。Tao 等<sup>[11]</sup> 通过一步法合成了少层 MoOSx 纳米片修饰的 CdS 空心球光催化剂。MoOSx 纳米片均匀附 着在 CdS 空心球表面,显著提升了光催化产氢性能,产氢 速率高达929.40 µ mol·g-1·h-1,是纯CdS的3.7倍。 MoOSx 纳米片不仅抑制了光生载流子的复合,还提供了丰 富的活性位点,加速了界面H2生成反应。此外,CdS空心 球结构本身具有比表面积大、光利用率高和电荷传输路径短 的优势,进一步提升了光催化效率。该研究为开发高性能光 催化剂提供了新思路。

#### 4. 结论

CdS 形貌工程通过结构设计有效解决了传统体相材料的 光生载流子复合率高和光腐蚀缺陷,显著提升了光催化制氢 性能。零维量子点、一维纳米棒/线、二维超薄纳米片及三 维分级结构均展现出独特优势,分别通过量子限域效应、定 向载流子传输、短界面传输距离和多重光散射效应等机制, 优化了光吸收、电荷分离与迁移效率。然而,CdS 的光腐蚀 问题、长期循环稳定性和大规模制备成本仍是瓶颈。未来研 究可聚焦以下方向:(1)开发 0D/2D 异质结(如量子点 – 纳米片复合体系),利用维度耦合效应协同提升光吸收与电 荷分离;(2)结合原位 X 射线吸收光谱(XAS)和瞬态表 面光电压(TSPV)技术,动态解析形貌 – 性能关系。

### 参考文献:

[1] 潘金波,周威,唐杰,等.物理化学学报 36 (2020) 1905068.

[2] 李钦, 张慧慧, 顾华军, 等. 物理化学学报 41 (2025) 100031.

[3] 郭鹏宇, 张栢宁, 游传绪, 等. 吉林大学学报(理学版)



63 (2025) 160-172.

[4]X. Xiang, L. Zhang, C. Luo, J. Zhang, B. Cheng, G. Liang, Z. Zhang, J. Yu. Appl. Catal. B 340 (2024) 123196.

[5]A. Kaur, T. Goswami, K. J. Babu, H. N. Ghosh. J. Phys. Chem. Lett. 14 (2023) 7483–7489.

[6]C. Guo, K. Tian, L. Wang, F. Liang, F. Wang, D. Chen, J. Ning, Y. Zhong, Y. Hu. J. Colloid Interface Sci. 583 (2021) 661– 671.

[7]Q. Han, Z. Han, Y. Wang, S. Zhang, J. Fang, H. Li, P.

Fang. J. Colloid Interface Sci. 630 (2023) 460-472.

[8]L. Cheng, D. Zhang, Y. Liao, H. Zhang, Q. Xiang. Sol. RRL 3 (2019) 1900062.

[9]J. Zou, W. Zhou, L. Huang, B. Guo, C. Yang, Y. Hou, J. Zhang, L. Wu. J. Catal. 400 (2021) 347–354.

[10]S. Tang, Y. Xia, J. Fan, B. Cheng, J. Yu, W. Ho. Chin. J. Catal. 42 (2021) 743–752.

[11]S. Tao, W. Zhong, Y. Chen, F. Chen, P. Wang, H. Yu. Catal. Sci. Technol. 12 (2022) 6006–6015.